



常书欣 著
《余罪》作者

黑锅⑤

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

跟随本书中的热血刑警，在每一个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故事背后，
感受最残酷的警匪交锋和人性挣扎。

黑锅⁵

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

跟随本书中的热血刑警，在每一个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故事背后，
感受最残酷的警匪交锋和人性挣扎。

常书欣 著
《余罪》作者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锅. 5 / 常书欣著. — 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7.4

ISBN 978-7-214-20565-0

I. ①黑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6813 号

书 名 黑 锅. 5

著 者 常书欣

出版统筹 陈欣

责任编辑 张一申

选题策划 紫焰传媒

特约编辑 朱若愚 王菁菁

封面设计 七慕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57 千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20565-0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第一章 灭门灾至 /1

知道消息晚了一步的胡丽君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周遭已经是车人围得水泄不通，重案队、郊区分局和六大队的警车把整个出口排了个遍，粗粗一问，先期的排查已经开始了。好不容易挤进人群，现场围着的几个同事正在提取痕迹，小心翼翼地进了现场问着最新情况，一死一重伤，死者死亡时间不到两小时。再问孩子如何的时候，侯法医指指卧室，胡丽君转头一看，霎时怔住了。

第二章 一案接一案 /61

不料此次怕是小觑了司机的决心，只听车后厢里的人又厉声喝了句，不经意间，司机手猛拉一下倒档，脚踩着油门，直接朝后飞倒着车，郭元和张杰猝不及防，一个被甩下了车，一个被挂在了倒视镜上，随着起步的惯性猛地在车上晃悠着。眨眼间车狂退着，脱离了桥面。

第三章 盛唐枪击案 /120

门开了，门里伸出来一支黑洞洞的枪管直指着唐大头的脑门，跟着出来一位眉毛颇浓，两眼射着凶光的悍人。唐大头一愣神之间，手机已经被后面围上来的人夺了，几个人前后堵着把唐大头直推进屋里。一看被捆着蜷在沙发上的曾楠，唐大头一下子火冒三丈了。

第四章 心理评估 /203

“是这样，我大致介绍一下，这个警察心理健康实验项目，将对特勤、外勤以及反劫持等各项危险行动中开枪伤人、或者直接击毙嫌疑人的警员进行心理辅导。这个项目目前还在实验阶段，具体由省厅的张处长负责，第一批接受辅导的警员会从市属的各大队中选取，所以我要恭喜你哈。”

第五章 征程再启 /256

“怕什么，人都挖得出来，还怕找不出来呀？你要觉得不行，就一边凉快去。”伍辰光火急火燎，话不好听了，最看不惯简凡这关键时刻磨叽的性子。

“哈哈……”简凡被激得怪笑了一声，脸一沉，轻蔑地说了句，“我不行，你找不到比我更行的。”

第一章 灭门灾至

此生长怀忧

别墅里非常冷清，像一座久未来人的宫殿。即便是造价昂贵的大理石地板和水晶吊灯映射出来的辉煌，也掩饰不住空荡荡的大房子给人带来的落寞之感。让简凡难以理解的是，像李威这么个有豪宅豪车的钻石王老五，为什么迄今为止仍然是单身？

两个人从车库直接进入了别墅。简凡边走边侧眼看着李威，走路是昂首挺胸，看人的时候永远是直视，给人一种信任和坦诚的感觉。无论看体格还是气质，根本不像快年过半百的人。

一进门的大厅中，会客的沙发庄重不失大气，正门对面是环形的楼梯直通二、三层，楼梯把手上刷着艳丽的中国红漆色。即便是不太懂这格调和布局的简凡，也觉得这房中的设计倒也是颇有品位。

“呵呵，今天带你来主要是参观地下室的收藏。跟我来。”李威笑着招呼着简凡，朝着环形楼梯的拐角走去。简凡依言跟着过去，只见楼梯的拐角是一面几寸厚的铁门，一拨暗格，里面居然是密码加钥匙双重控制的。大门“咣当”一声打开的时候，简凡的鼻子顿时闻到了一股腐

旧之气。沿着斜向下的甬道走了十几米，又是一道门，依然有密码和钥匙控制。然而开门之后，却是别有洞天，灯一亮，简凡看得顿时傻眼了。

只见足有四五十平米的地下室，沿墙四面镶嵌着展架，摆满了古董。“请随意。”李威笑吟吟地伸着手，很客气。简凡明白了，这是邀请自己来参观他的收藏，只不过简凡知道自己的德性，也就只认识食材，看这些东西，怕是要成睁眼瞎了。

简凡随意地看着，却都说不出名堂来。琳琅满目的展架让人颇叹为观止，十余个青铜鼎、壶，七八个造型各异的木雕，以及大大小小的瓷器、花瓶、玉器、塑像、珊瑚、古船木雕等摆件，足以把简凡这个外行看得眼花缭乱。

一旁的李威只是笑着，将展架底层两件密封的大盒打开了。简凡过来一瞧，却是几十个玉石印章装了一盒子。即便不懂这些东西，简凡也有忍不住拿在手里把玩的冲动。另一个盒子一开，却是一串长长的水晶珠串，简凡接过来一看，只见得珠子晶莹剔透，颜色醇实，拿在手里有冰凉的感觉。

“这是我在香港陈氏个人收藏拍卖会上拍下的，喜欢吗？送给你。”李威笑着，像送一个小玩具一般。简凡一听，怔了下：“这……这有什么用？值钱不？”

李威笑着透底了：“寒玉珠串，传说是五台山净慈方丈的手珠，几年前价格没那么高，现在嘛，能换辆奔驰。”

简凡一愣，嘿嘿傻笑着，却把珠串递了回去，看着李威微微诧异的眼神，有点有眼不识金镶玉地说着：“您收好……揣辆奔驰在身上，我还怕被人追杀呢。”

“真不要？我可是真心实意送你啊，不喜欢这一件，那这个屋子里，你随便挑。”李威笑着道。

简凡笑着摇摇头，现在早已坚定了不再随便乱伸手的决心，笑着婉拒道：“李总，我就是个古董盲，这玩意您要给也给个识家，给我嘛，那差不多就是好菜喂猪了，您真给了我，我八成得换钱花去，不过就是想卖恐怕都找不着主。”

一言即出，听得李威哈哈大笑。他把珠子扔回匣子，好像也根本不在乎这东西似的，随即颇为欣赏地看了简凡一眼，问道：“简凡，你是自命清高呢，还是不想和我同流合污？我怎么觉得在你眼里，我的分量好像还不如唐大头？”

“不不，没那意思。李总，这东西我真不识货，古人都说了‘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’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哪敢要呀？”简凡客气了句，委婉地转了话锋问道，“李总，您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关于那个案子，您身陷其中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我想您一定有所发现吧？不是就专为送我样东西把我带这儿来吧？”

“我要说的，其实你已经看到了。”李威带着几分神秘之色，指指身侧琳琅满目的古董。

简凡诧异地四顾着，满眼俱是茫然，不解地看着李威。

就见得李威的脸上肃然一片，叹息着说道：“这是我穷极十几年光景从国内和国外古董市场上收集到的，有花钱买的，也有巧取豪夺的。十四年前案发之后，我一直想找回失窃的文物，找到曾国伟证明我的清白。我那时候像疯了一样，每到一地就先找古董市场，看看有没有发现。十四年了，近到香港、新加坡，远到英法和美国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少地方。我虽然没找到那个让我背了一辈子黑锅的贼，但我却发现，这遍地都是贼呀！”

这一句让简凡心生凛然，傻傻地看着李威有点痛心疾首的表情。

“这些，你看这些……都是陪葬品。”李威回头指着二层上的各种青铜器，随意拿着一件，小心翼翼地抚着，叹着气说道，“这些都来自周边市县，那里是古晋朝的统治中心，是三晋文化的发源地。可你知道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吗？漫山遍野都是手臂粗的窟窿，都是盗墓贼的探洞。村村户户都不缺掘坟毁尸的蠢贼，为了发财、为了暴富，都不惜干些丧尽天良、断子绝孙的事，真是奇耻大辱啊！才过了多少年，全被我们自己人挖得干干净净、满目疮痍，接着卖出国门……”

简凡从未见过温文尔雅的李总如此激动。李威双手颤巍巍地把缺了一耳的小鼎放到了架上，接着用袖子轻轻地抹过了眼角。

简凡听说过海外华侨倾尽家资抢救流失文物的事，也听说过国内有企业出资回购流失文物的事。莫非眼前的李威也是此类仁人志士？

简凡突然间灵机一动，征询似的问了句：“李总，齐氏两兄弟发家就在云城，您是说他们也是这类人？”

“何止齐家兄弟，周边凡是做古董生意的，哪家不认识几个盗墓贼。大原像样的店铺里，哪个手脚又干净得了啊！人的道德底线拦不住贪欲！我其实也是个古董盲，只不过这些年收集古董，糊里糊涂地也混成了半个行家。唉，要是换成是曾国伟就好了，最起码不像我，前几年经常上当受骗。”

李威苦笑着摇摇头，拍着简凡的肩膀。两个人随意地向外走着。

李威小心翼翼地关上了两道门，又置身到楼上的房间里。眨眼间一个来回，简凡的心里感觉怪怪的，不知道这个神神秘秘的李总究竟要干什么。

“你很奇怪我为什么说这些吧？”关了门，李威回头把简凡让到了沙发上，问了句。

简凡点点头，就听得李威又是说道：“现在咱们说说这个案子，自从我背上了嫌疑人这个罪名，到现在为止十四年零三个月了。案发的头几年，这是个无头案，直到齐树民从狱中被提前释放出来，我才感到这事不像我先前想得那么简单。想来想去，最终我还是觉得失窃的文物才是此案的关键，当年价值二百多万的文物足以让很多人铤而走险了，可了解它价值的人并不多，也不难找，最终还是要在齐树民身边找。那时候我暗地里对刚释放的陈久文，也就是郑奎胜的同伙进行跟踪追查，随后发现了齐援民这条线。但案发的时候，齐援民尚在云城，如何知道其弟被捕、如何快速组织实施作案一直困扰着我。在当年晋源分局里有内应，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，但以我的身份，也无法再做进一步调查，所以我寄希望于专案组的侦破进展。每逢有专案组成立，我都想方设法把我的发现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出去。呵呵，只不过除了原毅明和你，没人重视过。原毅明因为相信我的话而被排挤，离开了警队。原本我不太看好你，虽然聪明，可毕竟太嫩了点，可没想到事情在你的手里却出现突破了。

可惜的是，刚刚露出头来的线索，又被掐了，唉！”

长长十几年，被李威几言以概之，说到线索刚露的时候又被掐，简凡看得出李威脸上的失望。这一次简凡隐隐觉得，有时候人得相信直觉，最起码他现在觉得，眼前这个人一点都不像嫌疑人。想了想，简凡接了句：“其实这案子虽是悬案，可也很明了，坚持沿着古董这条线向下查一定会有所获，可我担心的是我们找不到有力的证据……薛建庭已死，那把失枪已经不能证明什么了。李总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证据从哪儿出？”

“没有直接证据。”李威一句话说得简凡心有点凉，不过眨眼间李威的话锋转了，笑着说道，“不可能有直接的证据，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找失窃的文物，把我自己都找成古董收藏家了都没见踪影。我想，在这个上面我们不可能有机会的，四件文物肯定已经流失到海外或者被人雪藏了。可我有间接的证据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也是古董，其实这么多年，齐援民和齐树民两兄弟的文物贩卖就没有停止过，浮出水面的陈久文、薛建庭、郑奎胜都不过是他们手下的小卒而已。沿大原向北到大同直到北京，向南到广州转运到香港出境，他们有一条走私通道，但凡有古董出现在市面上，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。这些年我挣的钱基本都花在古董上了，也认识了一帮做古董生意的人，听说过一些，也查实过一些情况。图片和文字资料我都汇集了一部分，这份备份交给你。”李威解释着，掏出了个精巧的PDA递给简凡。这倒却之不恭了，简凡拿着看也未看，随意收回了口袋。看简凡这等不在意的样子，李威有些诧异地问了句：“怎么看你一点儿都不在意这个？”

“呵呵，这得慢慢看，细细琢磨。谢谢你，李总，拷贝完了，回头我还给您。”简凡客气地说道。李威只是摆摆手示意不用了。简凡见气氛缓和，就着话头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李总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，可能有点唐突，不知道您会不会介意？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照您所说的，齐氏兄弟的文物走私就没有停过，这十几年了，难道重案队一点儿察觉都没有？齐援民的档案显示，这个人可完全没案

底。”

“呵呵，相信我，我也当了十年警察，天网恢恢，难免有疏有漏，甚至包括有你们内部人故意疏漏的地方。”

“您指什么人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说不清，我已经置身于这个集体之外了，还真没法判断。即便我知道我也不会说，万一有失误的话，会影响你的判断。”

第一个问题无果而终，简凡不知道对方是不愿意指出还是真指不出来，他低头沉吟了片刻，又接着问道：“可现在这个案子卡在这儿，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开不了工，没准方向我也定不了，甚至还可能像上次一样，稍有进展我就又被踢出局了。那样的话，您这一片苦心又白费了。”

“放心，这次不会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没人愿意跟着这案子倒霉了，除了伍辰光那样不识时务的，就是你和张杰这些身不由己的了。除此之外，应该再没有人敢接这个案子。就算有人敢来，他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比吴镒更有分量。”

“可在方向上呢？我可是丫鬟拿钥匙，不当家也不作主。”

“这个简单，你告诉伍辰光，就说发现我也有走私文物的嫌疑，上次大玉鸟就是我这儿提供的，你们一队还没归还呢。呵呵，你告诉他哪儿有毛病，他铁定会让你追查哪儿。我想他选你进调查组一方面的原因是你破获过几个大案，另一方面，估计是和唐大头、和我有点联系的缘故吧？没准他矛头就是冲着我来。”

李威笑着，说得轻松之致，有点根本没把伍支队长放在眼里的意思。

这话一说，简凡也乐了，看来伍支队长煞费苦心要扳倒的这位，对伍支队长更是了解得很。这让伍支队长知道了，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

“谢谢您的坦率，李总，那我还有个很让人难堪的问题，不知道该不该讲。”简凡话一转，继续来了。

“讲，我背贼名都十几年了，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我难堪？”

“看您的意思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想问一句，档案中最关键的一个疑点到现在都没有定论，案发的那个晚上，您到底在什么地方？”

简凡突然来此一问，李威的眉毛挑挑，似有几分不悦，不过跟着笑道：“这个问题嘛，其实有点羞于启齿。我这样说吧，小凡你除了爱好吃以外，还有什么喜欢的？”

“女人。”简凡想也未想，脱口而出。

李威仰头哈哈大笑了，笑着摆摆手道：“说对了，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不过是别人的老婆。虽然我这个人有点无耻，可也不至于无耻到把一个我喜欢的女人供出来证明我是清白的。所以我一口咬定我是一个人，除了你，不管谁问，我都这样说。”

简凡听得倒无法确定真假，不过真假好像对于本案的意义也已经不大了。稍停了片刻，简凡长舒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问完了。谢谢你，李总。”

“别客气，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，好像还有个问题你漏了，你就不问问我的目的和意图吗？我觉得你心里对我本人应该还是有所怀疑的。”李威笑着说道。

“我不相信您是清白的，但我相信在这件失窃案子上，您是清白的。我也不想问您的目的和企图，因为对于这件案子本身，我也有出于私心的目的。”简凡道。

“是曾楠……”李威也蓦地反应过来，醒悟到能侦破曾国伟失踪的疑案，无疑是对曾楠最好的礼物。

李威这么一想，倒觉得有意思了，评价了句：“不爱千金爱美人，可以啊。”

简凡听得李威误解了，倒没有点破，只是笑笑不作答，当是默认了。

李威却说得高兴，笑着允诺道：“你放心，需要什么帮助，你直接找我。即便是因为这个案子你受了打压、丢了职，都没事，下半辈子我管你，肯定让你生活得舒舒服服。等你和曾楠结婚成家的时候，我亲自给你们操办。呵呵，老曾这人呀，很正派，当年对我很不齿，可他要是知道我帮他养了闺女，而且给他找了女婿，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……”

闲聊了许久，这话题却是走到了歪道上。一直到两人谈毕，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，李威亲自把简凡送回了平安小区，大大安抚一番才算罢了。

对于李威的客气，简凡倒没有觉得受宠若惊，只是心里一直在推敲着李威所说的这些线索。回到家里，简凡赶紧把PDA里的东西拷贝到了电脑里，将庞杂的资料看了几遍，又是细细地琢磨上了，一直到天色将明。

有友莫如旧

“丽君，你手里那个拐骗案子结了没有？”

“结了，刚刚移交。”

“那就好，专案组的工作得开展了，再没动静，支队长那儿可没法交代。你得多辛苦辛苦了啊，下头这几个老的老、小的小，老的管不了，小的管不着，一管就撂挑子。看看，这都一个小时了，连开会的人都聚不起来。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从楼上下来，陆坚定在风风火火地走着说着，身旁的胡丽君听得他对下面几位的评价，却是笑而不答。一无所获的一周又过去了，大周一的早上，支队办公室通知上午十一点开会，陆坚定这才省得还有一个被遗忘在一楼角落的专案组，这几天诸事缠身，还真没顾得上，赶紧喊着胡丽君下楼，边走边安排着事宜。

一楼的办公室静无人声，不像上班，倒像放假了。陆坚定去巡视了一圈，第一间办公室是空的，第二间一看，也是空的，第三间的门虚掩着，陆坚定伸着脖子一看，人倒是在，不过一看这人，陆坚定顿时火冒三丈。

不是别人，正是张杰同志，此刻窝在椅子上，两条腿搭在桌上，张着嘴、仰着脖子、闭着眼，敢情睡着了，嘴里偶尔发出呼噜的声音。陆坚定一气之下，瞪瞪瞪几步上前，朝着张杰后脑勺就是一巴掌。张杰猛地一惊，差点一骨碌栽到地上，还以为又是哪个队友开玩笑，正挑眉瞪眼要发威，一看是陆队长，霎时摸着脑袋嘿嘿傻笑上了。

陆坚定不依不饶，跟着又是大巴掌追上来了，边动手嘴里边教训着：“嘿，大周一就搁这儿睡，双休还没玩够呀？真是欠揍！”

张杰一见队长真有点生气，顿时缩头躲着，边躲边喊着：“队长队长，手下留情，你把我打成工伤可没人干活了啊！嘿嘿，我刚闭眼您就进来了，眯了两分钟不到！”

一个追，一个躲，胡丽君笑着作壁上观。各刑警大队里像张杰这号年纪不大、性格活泼的小队员倒不在少数。

张杰一躲，陆坚定倒不追了，气呼呼地指着张杰，恨铁不成钢地说着：“你看这小子，都当爹了还这德性！”

张杰不甚害怕队长，只是理亏得紧，忙不迭躲到了胡丽君背后，边跑边解释上了：“队长，您还真别说，就和当爹有关，我儿子这两天睡颠倒了，半夜弄得厉害，有客观困难啊！”

“站住，郭元和肖成钢怎么还没有来？通知了吗？”

“通知了通知了，一会儿就到。”

“简凡呢？”

“隔壁。”

“走！”

陆坚定也不是非要揪着这小子论个长短，只是生气连组织个会都这么难，真不知道当初这案子是怎么办的。三个人出了门，一前两后前往隔壁会议室，张杰远远躲在胡丽君的身后，走在前面的陆队长又是回头训着：“你就不跟人家学学好，你看看人家简凡，年纪轻轻破了几个大案了？再看看你，进队几年了，除了闯祸就没干别的。你得跟人家学学，谦虚谨慎，不骄不躁，哪像你们这一群猴，屁股都坐不住……”

说话间推开了门，陆坚定却霎时愣在门口，像是见到了凶案现场一般惊讶。胡丽君和张杰亦步亦趋上得前来，一看，张杰直接扑哧一声，笑得腮帮子和眼睛挤到了一起。胡丽君赶紧抿住嘴，见队长面色不好，没敢笑。

只见得办公室里，简凡正擦着厚厚的案卷当枕头早睡着了，和刚才的张杰差不多一个德性，那侧着脑袋躺在案卷上的姿势就跟引颈就戮一般。张杰看了两眼却是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一侧身捂着嘴，靠着墙角笑上了。

胡丽君也是觉得可笑，却不知道这一对怎么大周一的都迷糊得厉害，

赶紧狠狠敲敲门把睡梦中的简凡叫醒了。简凡迷迷糊糊瞪着眼，一看是胡丽君和陆队长站在门口，赶紧站了起来。

“这……怎么回事？怎么累成这样？案子还没开始就累成这样，那还了得？”陆坚定一脸正色。

“回乌龙了，今早四点就起来赶着上班。”简凡弱弱地解释了一句。这是实情，周末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家，忙里忙外，一大早就赶着来上班了。

“哦，注意休息啊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等下十一点开会，你准备一下……”陆坚定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，看着简凡脸上的疲惫之色，也有点不忍心责备了。

陆坚定说完，回头就准备离开。刚走几步，后面张杰就追上来了，讨着公道说：“喂，队长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，我眯了一小会儿，你扇了我一耳光，简凡睡觉你咋还关心表扬呢？这也太让属下寒心了吧！”

“你还有心呀？”陆坚定说着一伸手，张杰笑着躲开了，就听得陆队长训斥道，“我就偏心怎么啦？你要能破了案，请你到我办公室睡去，咋样？”

“他也未必就能破了呀？”张杰悻悻然侧着脑袋。

“是啊，人家是未必能，但有可能。你呢，是肯定不能，不偏他还偏你呀？别废话，快催催郭元他们，十一点人到不全，我拿你是问。”

陆坚定不假辞色，连训带说带命令，把张杰给打发走了。

人，好歹凑合齐了。细心的一看就会发现，仍然是原临时调查组的那几个人，一队的简凡、郭元、肖成钢，重案队的张杰和两个已经半内退的时继红、严世杰，今天的会上只不过多了陆队长和胡丽君，要和前专案组的阵容比起来，实在单薄了点。

会，好歹准时开了。伍辰光支队长带着机要秘书到会议室坐定，翻着随身的本子跟着就说上了：“同志们啊，今天趁着周一开个短会。我先通报个事，薛建庭预审事故的具体原因现在尚在调查，根据郑奎胜的交代，另一个有可能涉嫌命案的线索已经交由云城公安处理。前段时间因为这事把专案组的工作搁浅了，不管处理结果怎么样吧，工作还是要继

续的，不但要继续，而且还要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……”

一听这个开场白，已经清醒的简凡嘴角带笑，不动声色地看了伍支队长一眼。今天这么委婉的话，能从其中听到一个信息，那就是内部泄密的彻查也是毫无进展。

这是意料中的事，自然没什么好惊讶的。不但简凡没有惊讶，会场上一千人没一个人惊讶。陆坚定、胡丽君像在侧耳倾听，严世杰、时继红根本心不在焉，张杰在东张西望，郭元、肖成钢几天没见简凡了，正一脸喜色地看着锅哥，不知道是感情深，还是想好吃的想得厉害。

除了陆坚定和胡丽君，剩下倒没有一个人像在正经听会议内容，陆坚定看着有点来气，支队长倒像毫无察觉一般，继续说着：“现在我宣布市局一项决定，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任命原晋源分局失窃案专案组陆坚定同志任组长，继续主持该案的侦破工作，胡丽君同志、简凡同志任副组长，负责外勤排查、侦破、预审等相关工作，成员的组成以原临时调查组为主，人员有张杰、郭元、肖成钢、时继红、严世杰。暂时就是原调查组的人员，大家手里有其他工作的暂时放下，现在快年底了，这个案子是省厅挂牌督导的案子，一直压得我们支队喘不气来，刚刚有点线索又出了事故，这一次，再不能出差错了……”

说话的支队长声音有点沙哑，不知道是不是劳累过度。一言既出，下面的几位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真没想到这么快又上马了。各个面面相觑，怕是对刚刚发生过的事还心有余悸。

“哟，这牵着牲口推碾子，又转回原地啦？”半晌无音，粗嗓门的时继红没来由地发了一句感慨，跟着几个小警察呵呵笑上了。伍辰光的脸霎时黑了，敲着会议桌训斥着：“老时，咱们可是老同事了啊，牲口在哪儿，你给数数？”

时继红省得失言，忙不迭地看着众人解释着：“我没这个意思啊，比喻！就是个比喻！”

一句话转移了矛盾，把时继红压住了，伍支队长正色解释道：“我知道，上次临阵换将大家都有怨言，不过不是我说你们啊，咱们是一支纪律队伍，一切总得有个章程吧？不能像这么着不声不响就把队伍拉出去

吧？亏得是找着失枪了，要是找不着失枪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。这次不同了啊，我和梁局长、肖副局长还有张政委都通过气了，这个案子只限于咱们支队，经费、人员由咱们支队出，将来不管是功劳还是处分，都是咱们支队的，大家放一百个心。这一次陆队长负责，各大队需要的人员、车辆、设备可以随意挑，但有一点，争取早日把案子拿下，大家说说，有没有信心？”

没人说话，不知道是有信心，还是没有信心。

“那还有什么问题？有问题赶紧提啊，过了今天，我可就不听问题了，我只等结果。”伍辰光又接着说道，摆出一副领导的姿态。

众人互相看着，还是没人说话，有点冷场。这支队伍不能以常理度之，没准该冷的时候热了，该热的时候，偏偏冷了。伍辰光瞥了陆坚定一眼，陆队长心领神会，清清嗓子吸引着众人的注意力，接着支队长的话说道：

“我说两句啊，首先得肯定前一阶段临时调查组各位的辛勤工作，这个悬了十几年的案子才重见天日。就这一点上说，我非常有信心尽快把这个案子拿下。再则，支队历来对我们重案队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，这次也有了人员、设备和技术上的支持，支队长历来对重案大队的工作也是关怀有加，这一次，我相信，我们一定能在这个案子上取得新的突破。”

没有线索、没有提侦破思路，只是泛泛下了个任务。其实现实的侦破和影视剧中的侦破颇有差别，很多案子都是在没有线索、没有目击的情况下，开始侦查的。至于查什么、往哪儿查、查到什么程度，基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
“大家说说，还有什么意见。丽君，你这儿有什么要提的？”陆坚定说着结束了自己的发言，看着两位属下。胡丽君自是听之任之，不提意见，张杰呢，就算有意见也不敢提。严世杰、时继红无话，就只剩下一队那三个年轻人了，郭元和肖成钢都看着简凡，接着，其他几个人的眼光也都投向了简凡。

“大家别看我呀，我又不是组长！”简凡看众人都在等着自己，笑着说了句。听简凡这么一说，郭元几个人都有些失望。陆坚定蓦地发现了这个微妙的变化，心里暗暗不解，似乎整个会场的核心就在简凡身上，